

大唐悬疑录 3

长恨歌密码

杨贵妃究竟死于马嵬驿，还是逃生日本？

大诗人白居易根据杨贵妃的秘闻写就名篇《长恨歌》，不想竟引来杀身之祸。各路僧、道、官、匪先后出动，齐齐盯上了《长恨歌》中的明文暗码……

唐 隐 作品



大唐悬疑录 3

长恨歌密码

唐 隐 作品

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悬疑录 . 3, 长恨歌密码 / 唐隐著 . — 南京 :
江苏人民出版社 , 2017.1
ISBN 978-7-214-20221-5

I . ①大… II . ①唐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9256 号

书 名 大唐悬疑录 . 3, 长恨歌密码

著 者 唐 隐

出版统筹 陈 欣

责任编辑 张一申

选题策划 紫焰传媒

特约编辑 王菁菁 梁余丰

封面设计 冯玉超 石 磊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1.75

字 数 305 千
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20221-5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关于《长恨歌》的历史与真实

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后期，专宠杨贵妃，两人歌舞尽欢，恩爱非凡，无心朝政。天宝十四年，安禄山发动叛乱。半年后，叛军攻陷长安，惊慌失措的唐玄宗李隆基偕杨贵妃仓皇潜逃。行至马嵬坡时，随行的将士突然发生哗变，在将士的逼迫下，唐玄宗忍痛作出了赐死贵妃的决定，并交由亲信宦官高力士秘密执行。后人传说，此时的杨贵妃并没有死，而是逃往了日本，如今的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杨贵妃的传闻。

五十年后，诗人白居易与友人陈鸿、王质夫一道在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玩。有感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，王质夫提议白居易创作一首诗篇，记录下这场生死爱恋。白居易欣然同意，立即挥笔写就了一首《长恨歌》，将玄宗、贵妃的恩爱过往一一记入了诗篇，传为千古佳作。然而关于贵妃被处死的过程，史料中竟毫无记载。由此引发了千百年来关于杨贵妃生死之谜的种种推测。

附：《长恨歌》全文

汉皇重色思倾国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。
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

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。侍儿扶起娇无力，始是新承恩泽时。
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
承欢侍宴无闲暇，春从春游夜专夜。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
金屋妆成娇侍夜，玉楼宴罢醉和春。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怜光彩生门户。
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骊宫高处入青云，仙乐风飘处处闻。
缓歌慢舞凝丝竹，尽日君王看不足。渔阳鞞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
九重城阙烟尘生，千乘万骑西南行。翠华摇摇行复止，西出都门百余里。
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。花钿委地无人收，翠翘金雀玉搔头。
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泪相和流。黄埃散漫风萧索，云栈萦纆登剑阁。
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旌旗无光日色薄。蜀江水碧蜀山青，圣主朝朝暮暮情。
行宫见月伤心色，夜雨闻铃肠断声。天旋日转回龙驭，到此踌躇不能去。
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见玉颜空死处。君臣相顾尽沾衣，东望都门信马归。
归来池苑皆依旧，太液芙蓉未央柳。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对此如何不泪垂。
春风桃李花开夜，秋雨梧桐叶落时。西宫南苑多秋草，宫叶满阶红不扫。
梨园弟子白发新，椒房阿监青娥老。夕殿萤飞思悄然，孤灯挑尽未成眠。
迟迟钟鼓初长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鸳鸯瓦冷霜华重，翡翠衾寒谁与共。
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。临邛道士鸿都客，能以精诚致魂魄。
为感君王展转思，遂教方士殷勤觅。排空驭气奔如电，升天入地求之遍。
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。
楼阁玲珑五云起，其中绰约多仙子。中有一人字太真，雪肤花貌参差是。
金阙西厢叩玉扃，转教小玉报双成。闻道汉家天子使，九华帐里梦魂惊。
揽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银屏迤迤开。云鬓半偏新睡觉，花冠不整下堂来。
风吹仙袂飘飏举，犹似霓裳羽衣舞。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
含情凝睇谢君王，一别音容两渺茫。昭阳殿里恩爱绝，蓬莱宫中日月长。
回头下望人寰处，不见长安见尘雾。唯将旧物表深情，钿合金钗寄将去。
钗留一股合扇一，钗擘黄金合分钿。但教心似金钿坚，天上人间会相见。
临别殷勤重寄词，词中有誓两心知。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。
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

《长恨歌密码》人物表

● **裴玄静**：本书女主角，女神探，女道士。大唐宰相裴度的侄女，唐朝著名诗人李贺的未婚妻。中国古代神仙传记《续仙传》中记载“五云盘旋，仙女奏乐，白凤载玄静升天，向西北而去”，是古代传说中著名的女仙人之一。

● **崔森**：本书男主角，以江湖郎中的身份示人，行事神秘，具有多重背景，与大唐皇家有着隐秘渊源。

● **李纯**：唐宪宗，唐朝第十一位皇帝。在位期间成功削藩，巩固了中央集权，实现“元和中兴”，是唐朝中后期历史评价最高的君主。

● **段成式**：唐代小说家，所著《酉阳杂俎》为志怪小说之鼻祖。宰相武元衡的外孙，博闻强记，在诗坛与李商隐、温庭筠齐名。

● **聂隐娘**：魏博藩镇大将聂锋之女，身怀绝技，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刺客。

● **韩湘**：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，传说中的八仙之一，世人多称其为“韩湘子”。

● **白居易**：唐代诗人，字乐天。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。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都是唐诗中的瑰丽名篇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● **王质夫**：白居易挚友，皇太后王氏的族兄，对白居易的文学创作

影响极大。

● **陈鸿**：白居易和王质夫的好友，曾任太常博士。著有传奇小说《长恨歌传》，讲述杨贵妃从入宫到死于马嵬坡后的故事。

● **元稹**：唐代诗人，风流才子。曾与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运动，结成莫逆之交。

● **李贺（长吉）**：唐代诗人，字长吉，裴玄静未婚夫。有“诗鬼”之称，与“诗仙”李白、“诗圣”杜甫、“诗佛”王维齐名。终生郁郁不得志，27岁即英年早逝。

● **裴度**：唐代四朝宰相，文学家，裴玄静叔父。继武元衡之后辅助唐宪宗李纯削藩，平定淮西，功业卓著。

● **吐突承璀**：神策军中尉，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，心机颇重，权势极大。

● **郭念云**：唐宪宗的贵妃，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孙女。因郭家背景显赫而遭到唐宪宗的忌惮，一直不肯册封其为后。

● **李忠言**：唐宪宗之父——唐顺宗最信任的内侍，顺宗死后成为其丰陵的守陵人。

● **陈弘志**：唐宪宗的贴身内侍。

● **禾娘**：女刺客聂隐娘的徒弟，一直暗恋崔森。

● **李弥**：诗人李贺的弟弟，智力低下，但记忆力惊人。

● **郭縱**：郭子仪之孙，升平公主和郭暖之子。娶顺宗之女汉阳公主李畅为妻，极受恩宠。

● **郑琼娥**：十三郎李忱的生母，原为叛臣李琦之妾，后成为郭贵妃的侍婢，受唐宪宗临幸生下李忱。

● **汉阳公主**：唐宪宗李纯的胞妹，后嫁给郭縱。一生历经唐德宗、唐顺宗、唐宪宗、唐穆宗、唐敬宗、唐文宗六朝。

● **贾桂娘**：兴庆宫中的年迈宫奴，幼年时曾侍奉过杨贵妃。

● **柳泌**：唐代方士，因自称能炼出不死之药而被唐宪宗看中，并命他至台州任刺史，驱使吏民采药炼丹。

● **冯惟良**：唐代道士，天台山道长，韩湘的师父。

楔子

一个寻常秋夜。

浔阳江头湓浦口，水平如镜，映出一轮无瑕的圆月。洁白的月光下，漫延于江畔的紫色荻花和火红枫叶也仿佛褪尽了色彩。

忽然一阵微风拂过，荻花随风摇摆，从花丛中影影绰绰露出一叶扁舟。舟上的数名黑衣人赶紧压低身子，目光依旧死死地盯在前方不远处的江面上——那里泊着一支小巧精致的画舫。恰在此时，舱房中有人将一扇舷窗推起。窗内透出荧荧如豆的一线烛火，瞬间似流星升起在浩渺水面之上。

整个江心，都被这盏红烛照亮了。

烛光的中央，是一位侍女娇柔的侧影。容貌虽然恍惚，但当她轻抬玉臂时，便有一阵抛珠碎玉般的琵琶曲声从窗内传出，在寂静的江面上流淌开来。

以荻花为掩护的小舟上，首领模样的黑衣人低声道：“准备动手！”

甲板两侧的黑衣人操起船桨，轻轻划动。小舟无声无息地从荻花深处荡出，朝明烛的方向而去。

琵琶曲声却突然停止了，从画舫的后方又冒出一艘船来。双方船工

大声打过招呼，后来的船便稳稳地停在了画舫旁边。原来这船驶来的方向恰好被画舫遮挡，难怪小舟上的黑衣人们此前毫无察觉。

“停！”首领猛一挥手。

小舟在荻花丛的边缘再次埋伏下来。因为更靠近了些，画舫上的动静看得越发真切。只见船工在两船间搭上木板，高高挑起数只红灯笼，照着一位青衣文士，经踏板走上画舫。

看他的面容和体态，也有些年纪了。颌下几绺长髯倒还漆黑，梳理得整齐飘逸，神态从容中透着文人特有的聪敏与清高。

小舟上的黑衣首领一愣：“怎么是他？”

青衣文士刚登上画舫，船舱中就有人迎出来，向他款款致意：“司马大人。”

“娘子。”江州司马白居易微笑还礼，“我答应娘子的诗已作好，今夜特意送来。”

女子的怀中还抱着琵琶，垂首谦道：“妾身微贱，怎敢劳白司马大驾，亲自前来送诗。”

“娘子过谦了。其实，白某想的是——”白居易注视着女子道，“如果娘子喜欢这首诗，再为我弹奏一曲便足够了。”

女子闻言，抬起头来。灯笼的光直照在她的脸上，白居易悚然发现，她似乎比自己昨夜所以为的更年长些。五官无疑是娟秀动人的，可以想见当年的她是何等美貌，但如今的的确确韶华已逝。

奇怪？白居易暗自思忖，昨夜女子说过老大色衰的话，不过当时她的脸隐在烛光背后，再加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她的身姿、仪态和言谈，总给白居易一种感觉，此女最多不过半老徐娘的年纪。但此刻看来，她的年龄应该远远大于他先前的估计。

“司马大人，请进舱内坐吧。”

白居易回过神来，忙随女子步入船舱。坐定之后，他从怀中取出诗卷，在案上摊开。

“娘子请看。”

她一字一顿地念道：“琵——琶——行。”

白居易的心中一阵悸动。按说他已是名动天下的大诗人，但每次听人吟诵自己的新诗时，仍然无法抑制这份自豪和紧张兼而有之的心情。尤其是今天，不知为什么，当他面对这位被自己所歌咏的琵琶女时，竟然生出一份学生般谦卑的心态来，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她的首肯。

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。主人下马客在船，举酒欲饮无管弦。”

随着女子低低的吟诵，昨夜在江上巧遇的情景，又一幕幕地展现在白居易的面前。

“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。”

女子停下来，轻轻道了声：“好。”

白居易矜持一笑，后面还有更好的，对此他太有信心了，自己连夜挥就的这首长诗将成为继《长恨歌》之后的又一阙千古绝唱，其中的字字句句必将征服无数人心，当然也包括面前这位神秘的女子。

女子继续念着：“轻拢慢捻抹复挑，初为《霓裳》后《六么》。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。”

她念得越来越快，语调中传达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激动，仿佛正有什么东西从她的内心深处觉醒，即将破壳而出。

白居易也跟着心潮澎湃起来。于他，诗作获得欣赏和共鸣并不算意外，但此刻的他却感到兴奋莫名。

女子念到“别有幽愁暗恨生，此时无声胜有声”一句，突然朝白居易投来一瞥。这一瞥意味深长又情思缱绻，立刻使白居易忘记了对她年龄的怀疑，竟有些神思恍惚起来。

少顷，才听见女子继续念：“曲罢曾教善才服，妆成每被秋娘妒。”她轻轻笑道，“善才服那句，倒是昨日妾亲口所说的。只是这秋娘妒么……”

“哦，白某听娘子昨夜谈到当年盛况，色艺双绝，艳冠京城。故作此句。怎么，娘子觉得有何不妥吗？”

“我是想问，这个秋娘，指的是谁？”

白居易略微踌躇——秋娘，当然是指平康坊第一名妓杜秋娘。今年中和节杜秋娘在曲江香消玉殒的消息，谪居江州的白居易直到几个月后才听说，很是唏嘘了一番。所以昨夜创作《琵琶行》时，为形容琵琶女艳冠群芳的风采，便顺手用上了杜秋娘这一典。

此刻，经女子一提，白居易才猛然醒悟到，自己的这句诗失之随意了。须知杜秋娘的名声盛于最近几年，用来和数年前当红的琵琶女相比较，确实不太恰当。

他赧然一笑：“杜秋娘是这两年长安最有名的歌妓。要么请娘子告诉我，当年曾与娘子争辉的歌妓名姓，我改一改这句诗。”

“倒是不必。”女子道，“教坊中常有叫秋娘的，白司马这样写也无妨。真要用了我那时候名都知的名字，恐怕就让人看出了我的……”

她突然住了口。

白居易想，让人看出……看出什么？无非是猜出你的真实身份罢了。他情不自禁地望过去，你究竟是谁？

琵琶女微微偏了偏头，又巧妙地把面孔藏到烛影后面去了。

“弟走从军阿姨死，暮去朝来颜色故。门前冷落鞍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妇。商人重利轻离别，前月浮梁买茶去。”

白居易问：“这几句也有问题吗？”

“弟走从军，是对的。嫁作商人妇，也是对的。”她的声音颤抖起来，“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她沉默着，良久方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就这样吧。”

白居易皱起眉头，心上的疑云越来越浓重。他脱口而出：“今日我让人打听了一下，都说未曾见过一位常年在江口的顾姓茶商。娘子所说的是实情吗？”

“他们当然不会听说。”她的声音十分镇定，“因为顾姓茶商也非今日之人，而是当初的。”

“当初的？”一阵寒意顺着后脊梁冒起来，白居易有些耐不住了，索性直问，“娘子至今尚未告知姓名，白某不知当问否？”

她指了指诗卷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

这下，白居易无话可说了。

又过了片刻，女子悠悠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真乃千古绝句。妾确实没有想到，白司马能把妾的故事写得如此动人，当可世代传诵了。”

“可惜我连娘子的真名实姓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的名姓并不重要，就如我的性命一样，不值一提。但无论如何，司马大人为我作了这么好的一首诗，我当以一曲回报。”

说着，女子从身边抱起琵琶，抬手，乐起。

尽管昨夜已经听过一回，尽管在诗中已经用尽才情描摹，此刻再听，白居易仍然神魂飘荡，难以自己。

曲声終了，他惊喜地叫出来：“五弦！娘子今日弹的是五弦琵琶！”

“曲终收拨当心画，四弦一声如裂帛。”她放下怀中的琵琶，“白司马真是知音。没错，昨夜我弹的是四弦，今夜却换成了五弦。”

“可是娘子，如今这世上，能弹好五弦琵琶的人寥寥无几啊！”

“所以，司马大人还是猜不出我是谁吗？”

女子抬起头来，白居易震惊地发现，她已泪流满面。女子哽咽着问：“至少，司马大人应该看出我的年龄了吧？”

“娘子好像，未到不惑吧？”白居易口中这么说着，心里却是酸楚难当。真相正在他的眼前一点点揭开，而他竟怯于面对了。

女子含泪笑出来：“司马大人真会宽慰人。也对，妾听说人死了以后，年龄就不会增长了。”

白居易倒抽一口凉气。

“快十一年了。”她喃喃，“对于妾来说，这十一年过得宛如一梦。妾所盼望的只是能找到一个人，对他说一说妾的故事。说完了，妾的梦也就该醒了。”

“娘子你……”

“不，不要说出来，就当我是诗里所写的那位琵琶女吧。《琵琶行》——这么美的诗，”女子拭了拭泪，笑道，“比之《长恨歌》，司马大人自己以为，孰优孰劣呢？”

“这个，不能比的。”

“对，不能比。可惜他都没有看到。否则，真不知会怎么欢喜呢。”

白居易说不出话来。此刻，他几乎已经明了眼前人的身份，却又无论如何不敢相信。

女子从头念起诗的序文：“元和十年，予左迁九江郡司马。明年秋，送客湓浦口，闻舟中夜弹琵琶者，听其音，铮铮然有京都声。问其人，本长安倡女，尝学琵琶于穆、曹二善才，年长色衰，委身于贾人妇……”她长吁一口气，道，“虽不尽然，但有些事本不足为外人道也，罢了罢了。今日，白司马为妾了却了毕生心愿，妾愿将这把五弦琵琶相赠，请司马大人笑纳。”

女子捧起琵琶，紫檀木制的琴身散发出木质的幽香，螺钿和玳瑁镶嵌而成的花纹：正面的牡丹，背面的山岩人物和鸟兽，都在烛光下熠熠生辉，五彩缤纷。

“这把琵琶太贵重了，我不能……”白居易想推辞，女子却突然正色道：“此为圣物，白司马不可推辞。”

如同听到一声庄严的命令，白居易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，接过琵琶。

“妾还想拜托白司马一件事。”

“娘子请说。”

“请司马大人设法将这把琵琶送回它的故地。”

“它的故地是？”

女子凄然一笑：“长安兴庆宫。”

白居易惊呆了。

“琴在人在，现在琴有了归宿，我也该……”她凝望着窗外，江上一片肃穆的静，时间也似乎停止了。

女子缓缓走到舱门前，向着夜色中泛着微光的江面，一字一顿地吟道：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

白居易大骇，想要冲上前去却像被下了咒般，浑身无力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步跨过船舷，直直坠下江去。

他才反应过来，大喊着扑到船边。

江面上的涟漪刚刚绽开就又合拢了，女子坠江时既没挣扎也没喊叫，江水顷刻便将她彻底吞没，未留下一丝痕迹。

突然，不远处的荻花丛中冲出一条小舟，几名黑衣人争先恐后自船上跃入水中，一个首领模样的人疾呼：“快、快，吐突将军吩咐了要抓活的，活的啊！”一边嚷着，一边把凶狠的目光扫向画舫。

白居易本能地倒退半步，随即稳住身形。满腔悲愤压过了恐惧，他反朝黑衣首领逼视过去，竟使那凶神恶煞般的人悻悻调转了头，冲着浮出水面来喘气的手下大骂：“上来干什么，接着下去捞啊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不管什么都给老子捞上来！”

“你们什么都得不到的，”白居易悲痛又欣慰地想，“因为，人是不能死两次的。”

目 录

楔子 /I

第一章 仙游去 /1

第二章 玉龙子 /69

第三章 长生劫 /133

第四章 无尽恨 /195

第五章 雪为证 /261

第一章 仙游去

1

兴庆宫又闹鬼了。

中使一本正经地向裴玄静传达汉阳公主的邀约——公主请炼师速去兴庆宫捉鬼。

裴玄静有点儿啼笑皆非，这已经是兴庆宫第二次闹鬼了。虽说道家确有捉鬼之术，但汉阳公主连续两次以此为理由召自己入宫，是否也太刻意了些？

裴玄静在金仙观前登上公主派来的马车，车驾立即朝着皇城的方向驶去。

又要走夹道了。

裴玄静现在懂了，建筑皇城夹道并不仅仅出于安全和便捷的考虑。实际上，在夹道行走既可以对普通百姓掩饰行踪，又始终处于管理夹道的神策军的监控之下，也就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。

此刻她倾听着车轮滚动的辘辘声响，特别真切地认识到，自己正在朝相反的方向疾奔而去。

从辅兴坊到兴庆宫的距离，比到大明宫更远。所以她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忆数月前，自己第一次踏入兴庆宫的情景。

那还是襄阳公主的婚礼过后没几天，汉阳公主送帖上门，称王皇太后要召见裴玄静。自先皇驾崩之后，王皇太后便隐居在兴庆宫中，已经有十余年不对外露面。裴玄静听叔父裴度提到过：王皇太后曾在先皇灵柩前发誓，至死不见皇帝，所以，就连皇帝本人也有十余年未曾踏入过兴庆宫，见过自己的母亲了。

因此，接到汉阳公主的请帖时，裴玄静确实相当讶异，也相当好奇。王皇太后长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为何会突然对自己产生兴趣？而裴玄静困于金仙观中，出入均不得自主，实际就是皇帝的一名囚徒。汉阳公主以王皇太后之命召自己入兴庆宫，肯定经过了皇帝的许可，但他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？

怀着种种疑虑，裴玄静来到了兴庆宫，却在踏入宫门的那一刻忘记了所有。

在她眼前的，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华丽废墟。

时令尚在暮春，兴庆宫中处处杨柳逐风、薜荔依墙，最后的春花依旧怒放，龙池里的菡萏已经含苞。此地的春色，竟比裴玄静到访过的任何一处长安宫阙都更加浓郁。那些崇楼峨殿，那些回廊复道，那些御沟山石，那些庭院垣墙，也比裴玄静在大明宫中见过的更加精致豪丽，处处残留着明皇盛世的浮华与奢靡。

但走近时就会发现，因为根本没有人认真打理这座宫殿，使得花木繁茂乱长，殿宇的窗楣和廊下蛛网飘摇，池塘里浮着厚厚的落叶和淤泥，甬道上杂草丛生、碎石遍地。更令裴玄静心惊的是，她看到四处行走的宫奴们几乎都上了年纪，不少已经白发苍苍，每个人的举止都是懈怠懒散的，神色空虚而恍惚，仿佛只有躯体还勉强活在现世，神魂却终日在别处游荡。

兴庆宫，简直是一座被尘世遗弃的宫殿，里面住着一些被尘世遗弃的人，聚在一起自生自灭。